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卷一百五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五十五

宇文融 韋堅 楊慎矜 王鉞

宇文融京兆萬年人隋禮部尚書平昌公弼之玄孫也
祖節貞觀中為尚書右丞明習法令以幹局見稱時江
夏王道宗嘗以私事託於節節遂奏之太宗太悅賜絹

二百匹仍勞之曰朕所以不置左右僕射者正以卿在省耳永徽初累遷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代于志寧為侍中坐房遺愛事配流桂州而卒父嶠萊州長史融開元初累轉富平主簿明辯有吏幹源乾曜蓋溫相次為京兆尹皆厚禮之俄拜監察御史時天下戶口逃亡免役多偽濫朝廷深以為患融乃陳便宜奏請檢察偽濫搜括逃戶玄宗納其言因令融充使推勾無幾獲偽濫及諸免役甚衆特加朝散大夫再遷兵部員外郎

兼侍御史融於是奏置勸農判官十人並攝御史分往天下所在檢括田疇招攜戶口其新附客戶則免其六年賦調但輕稅入官議者頗以為擾人不便陽翟尉皇甫憬上疏曰臣聞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夫千計亦有一得且無益之事繁則不急之務衆不急之務衆則數役數役則人疲人疲則無聊生矣是以太上務德以靜為本其次化之以安為上但責其疆界嚴之隄防山水之餘即為見地何必聚人阡陌親遣括量故奪農時遂

今受弊又應出使之輩未識大體所由殊不知陛下愛人至深務以句剝為計州縣懼罪據牒即徵逃亡之家隣保代出隣保不濟又便更輸急之則都不謀生緩之則慮法交及臣恐逃逸從此更深至如澄流在源止沸由火不可不慎今之具寮向逾萬數蠶食府庫侵害黎人國絕數載之儲家無經月之畜雖其厚稅亦不可供戶口逃亡莫不由此縱使伊臯申術管晏陳謀豈息茲弊若以此給將何以堪雖東海南山盡為粟帛亦恐不

足豈括田稅客能周給也左拾遺楊相如上書咸陳括客為不便上方委任融侍中源乾曜及中書舍人陸堅皆贊成其事乃貶璟為盈川尉於是諸道括得客戶凡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州縣希融旨意務於獲多皆虛張其數亦有以實戶為客者歲終徵得客戶錢數百萬融由是擢拜御史中丞言事者猶稱括客損居人上令集百寮於尚書省議公卿已下懼融恩勢皆雷同不敢有異詞唯戶部侍郎楊瑒獨建議以括客不利居人徵籍

外田稅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所失無幾場出為外職
融乃馳傳巡歷天下事無大小先牒上勸農使而後申
中書省司亦待融指搆而後決斷融之所至必招集老
幼宣上恩命百姓感其心至有流淚稱父母者融使還
具奏乃下制曰人惟邦本本固邦寧必在安人方能固
本永言理道實獲朕心思所以康濟黎庶寵綏華夏上
副宗廟乾坤之寄下答寓縣貢獻之勤何嘗不夜分輟
寢日旰忘食然後以眇眇之身當四海之貴雖則長想

遐邇不可家至日見至于宣布政教安輯逋亡言念再
三其勤至矣莫副朕命實用恧焉當辰永懷靜言厥緒
豈人流自久招諭不還上情靡通于下衆心固達於上
求之明發想見其人當屬括地使宇文融謁見于延英
殿朕以人必土著因議逃亡嘉其忠謹堪任以事乃授
其田戶紀綱兼委之州縣釐革使令充使奉以安人遂
能恤我黎元克將朕命發自夏首及於歲終巡按所及
歸首百萬仍聞宣制之日老幼欣躍惟令是役多流淚

以感朕心咸吐誠以荷王命猶恐朕之薄德未孚于人
撫字安存更冀良筭遂命百司長吏方州岳牧僉議廟
堂廣徵異見羣詞盈於札翰環省彌于旬日庶廣朕意
豈以為勞稽衆考言謂斯折衷欲人必信期於令行凡
爾司存勉以遵守夫食為人天富而後教經教彛體前
哲至言故平糴行於昔王義倉加於近代所以存九年
之蓄收上中之斂穰賤則農不傷財災饉則時無菜色
救人活國其利博哉今流戶大來玉田載理教庾之務

寤寐所懷其客戶所稅錢宜均充所在常平倉用仍許
預付價直任粟麥兼貯并舊常平錢粟並委本道判官
句當處置使斂散及時務以矜恤且分災恤患州黨之
常情損餘濟闕親隣之善貸故木鐸云徇里胥均功夜
績相從齊俗以贍今陽和布澤丁壯就田言念鰥寡事
資拯助宜委使司與州縣商量觀作農社貧富相恤耕
耘以時仍每至雨澤之後種獲忙月州縣常務一切停
減使趨時急於備寇尺璧賤於寸陰是則天無虛施人

無遺力又政在經遠功惟久著今逃亡初復居業未康
循逃戶及籍外剩田猶宜勞徠理資存撫其十道分判
官三五年內使就厥功令有終始當道覆屯及須推効
並以委之不須廣差餘使專其事不擾于人政術有
能必行賞罰其已奏復業歸首戶向當州縣每季一申不
須挾名致有勞擾其歸首戶各令新首處與本貫計會
年戶色役勿欺隱及其兩處徵科宣布天下使明知朕
意中書令張說素惡融之為人又患其權重融之所奏

多建議爭之融揣其意先事圖之中書舍人張九齡言
於說曰宇文融承恩用事辯給多詞不可不備也說曰
此狗鼠輩焉能為事融尋兼戶部侍郎徙東封還又密
陳意見分吏部為十銓典選事所奏又為說所抑融乃
與御史大夫崔隱甫連名劾說廷奏其狀說由是罷知
政事融恐說復用為已患數譖毀之上惡其朋黨尋出
融為魏州刺史俄轉汴州刺史又上表請用禹貢九河
舊道開稻田以利人并廻易陸運本錢官收其利雖興

役不息而事多不就十六年復入為鴻臚卿兼戶部侍郎明年拜黃門侍郎與裴光庭並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融既居相位欲以天下為己任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庶令海內無事矣於是薦宋璟為右丞相裴耀卿為戶部侍郎許景先為工部侍郎甚允朝廷之望然性躁急多言又引賓客故人晨夕飲譴由是為時論所譏時禮部尚書信安王禕為朔方節度使殿中侍御史李宙驛召將下獄禕既申訴得理融坐阿黨李宙出為汝州

刺史在相凡百日而罷裴光庭時兼御史大夫又彈融
交遊朋黨及男受贓等事貶昭州平樂尉在嶺外歲餘
司農少卿蔣岑舉奏融在汴州廼造船脚隱沒鉅萬給
事中馮紹烈又深文案其事實融於是配流巖州地既
瘴毒憂恚發疾遂詣廣府將停留未還都督耿仁忠謂
融曰明公負朝廷深譴以至於此更欲故犯嚴命淹留
他境仁忠見累誠所甘心亦恐朝廷知明公在此必不
相容也融遽還卒于路上聞之思其舊恩贈台州刺史

韋堅京兆萬年人父元珪先天中銀青光祿大夫開元
初兗州刺史堅姊為贈惠宣太子妃堅妻又楚國公姜
皎女堅姊又為皇太子妃中外榮盛故早從官叙二十
五年為長安令以幹濟聞與中貴人善探候主意見宇
文融楊慎矜父子以勾剝財物爭行進奉而致恩顧堅
乃以轉運江淮租賦所在置吏督察以裨國之倉廩歲
益鉅萬玄宗以為能天寶元年三月擢為陝郡太守水
陸轉運使自西漢及隋有運渠自關門西抵長安以通

山東租賦奏請於咸陽擁渭水作興成堰截灞漚水傍
渭東注至關西永豐倉下與渭合於長安城東九里長
樂坡下漚水之上架苑牆東面有望春樓樓下穿廣運
潭以通舟楫二年而成堅預於東京汴宋取小斛底船
三二百隻置於潭側其船皆署牌表之若廣陵郡船即
於楸背上堆積廣陵所出錦鏡銅器海味丹陽郡船即
京口綾衫段晉陵郡船即折造官端綾繡會稽郡船即
銅器羅吳綾絳紗南海郡船即瑇瑁真珠象牙沉香豫

章郡舩即名瓷酒器茶釜茶鐺茶椀宣城郡舩即空青石綠筆黃連始安郡舩即蕉葛蚬蚶膽翡翠舩中皆有米吳郡即三破糯米方文綾凡數十郡駕舩人皆大笠子寬袖衫芒屨如吳楚之制先是人間戲唱歌詞云得

丁紇

反 体 都董

紇那也紇囊得体的耶潭裏舩車閘揚州銅

器多三郎當殿坐看唱得体的歌至開元二十九年田同秀上言見玄元皇帝云有寶符在陝州桃林縣古關令尹喜宅發中使求而得之以為殊祥改桃林為靈寶縣

及此潭成陝縣尉崔成甫以堅為陝郡太守鑿成新潭
又致揚州銅器翻出此詞廣集兩縣官使婦人唱之言
得寶弘農野弘農得寶那潭裏舩車鬧揚州銅器多三
郎當殿坐看唱得寶歌成甫又作歌詞十首白衣缺胯
綠衫錦半臂偏袒膊紅羅抹額於第一舩作號頭唱之
和者婦人一百人皆鮮服靚粧齊聲接影鼓笛胡部以
應之餘舩洽進至樓下連檣彌亘數里觀者山積京城
百姓多不識驛馬舩檣竿人人駭視堅跪上諸郡輕貨

又上百牙盤食府縣進奏教坊出樂迭奏玄宗歡悅下
詔勅曰古之善政者貴於足食欲求富國者必先利人
朕闕輔之間尤資殷贍比來轉輸未免艱辛故置此潭
以通漕運萬代之利一朝而成將允叶於永圖豈可求
於縱觀其陝郡太守韋堅始終檢校夙夜勤勞賞以懋
功則惟常典宜特與三品仍改授一子三品京官兼太
守判官等並即量與改轉其專知檢校始末不闕潭所
者并孔目官及至典選日優與處分仍委韋堅具名錄

奏應役人夫等雖各酬傭直終使役日多並放今年地稅且啓鑿功畢舟楫已通既涉遠途又能先至永言觀勵稍宜甄獎其押運綱各賜一中上考準前錄奏舩夫等宜共賜錢二千貫以充宴樂外郡進上物賜貴戚朝官賜名廣運潭時堅姊故惠宣太子妃亦出寶物供樓上鋪設進食竟日而罷李林甫以堅姜氏壻甚狎之至是懼其詭計求進承恩日深堅又與李適之善益怒之恐入為相乃與腹心構成其罪四月進銀青光祿大夫

左散騎常侍陝郡太守水陸轉運使句當緣河及江淮
南租庸轉運處置使並如故又以判官元撫旦盧友除
監察御史三年正月堅又加兼御史中丞封韋城男九
月拜守刑部尚書奪諸使以楊慎矜代之五載正月望
夜堅與河西節度鴻臚卿皇甫惟明夜遊同過景龍觀
道士房為林甫所發以堅戚里不合與節將狎暱是構
謀規立太子玄宗惑其言遽貶堅為晉雲太守惟明為
播川大守尋發使殺惟明於黔中籍其資財六月又貶

堅為江夏員外別駕又構堅與李適之善貶適之為宜春太守七月堅又長流嶺南臨封郡堅弟將作少匠蘭鄂縣令冰兵部員外郎芝堅男河南府戶曹諒並遠貶至十月使監察御史羅希奭逐而殺之諸弟及男諒並死堅妻姜氏林甫以其久遭輕賤特放還本宗倉部員外郎鄭章貶南豐丞殿中侍御史鄭欽說貶夜郎尉監察御史豆盧友貶富水尉監察御史楊惠貶巴東尉連累者數十人又勅嗣薛王瑊夷陵郡員外別駕長任其

母隨男任女壻新貶巴陵太守盧幼林長流合浦郡肅
宗時為皇太子恐懼上表稱與新婦離絕七載嗣薛王
琬停仍於夜郎郡安置其母亦勒隨男堅貶黜後林甫
諷所司發使於江淮東京緣河轉運使恣求堅之罪以
聞因之綱典舩夫溢於牢獄郡縣徵剝不止隣伍盡成
裸形死於公府林甫死乃停

楊慎矜隋煬帝玄孫也曾祖隋齊王暕祖正道大業末
隨宇文化及至河北為竇建德所破因與其祖母蕭皇

后入于建德軍建德送于突厥處羅可汗牙貞觀初李靖擊破頡利可汗胡酋康蘇密以蕭后及正道歸授尚衣奉御父隆禮長安中天官郎中神龍後歷洛梁滑汾懷五州刺史皆以清嚴能檢察人吏絕於欺隱聞景雲中以名犯玄宗上字改為崇禮開元初擢為太府少卿雖錢帛充物丈尺間皆躬自省閱時議以為前後為太府者無與為比擢拜太府卿加銀青光祿大夫進封弘農郡公在職二十年公清如一年九十餘授戶部尚書

致仕時太平且久御府財物山積以為經楊卿者無不
精好每歲旬剝省便出錢數百萬貫慎矜沉毅有材幹
任氣尚朋執初為汝陽令有能名崇禮罷太府玄宗訪
其子堪委其父任者宰臣以慎餘慎矜慎名三人皆勤
恪清白有父風而慎矜為其最因拜監察御史知太府
出納慎餘先為司農丞除太子舍人監京倉尋丁父憂
二十六年服闋累遷侍御史仍知太府出納慎名授大
理評事攝監察御史充都含嘉倉出納使甚承恩顧慎

矜於諸州納物者有水漬傷破及色下者皆令本州徵折估錢轉市輕貨州縣徵調不絕於歲月矣在臺數年又專知雜事風格甚高天寶二年遷權判御史中丞充京畿採訪使知太府出納使並如故時右相李林甫握權慎矜以遷拜不由其門懼不敢居其任固讓之因除諫議大夫兼侍御史仍依舊知太府出納以鴻臚少卿蕭諒為御史中丞諒至臺無所撓讓頗不相能竟出為陝郡太守林甫以慎矜屈於已復擢為御史中丞仍充

諸道鑄錢使餘如故時散騎常侍陝郡太守韋堅兼御史中丞為水陸漕運使權傾宰相侍御史王鉞推堅獄慎矜引身中立以候望鉞恨之林甫亦憾焉慎矜與鉞父璿中外兄弟鉞即表姪少相狎鉞入臺慎矜為臺端亦有推引及鉞遷中丞雖與鉞同列每呼為王鉞鉞恃與林甫善漸不平之五載慎矜遷戶部侍郎中丞使如故林甫見慎矜受主恩心嫉之又知王鉞於慎矜有間又誘而啗之鉞乃伺其隙以陷之慎矜奪鉞職田背詈

鉞詆其母氏鉞不堪其辱慎矜性疎快素昵於鉞嘗話
讖書於鉞又與還俗僧史敬忠游處敬忠有學業鉞與
林甫構成其罪云慎矜是隋家子孫心規克復隋室故
蓄異書與凶人來往而說國家休咎時天寶六載十一
月玄宗在華清宮林甫令人發之玄宗震怒繫之於尚
書省詔刑部尚書蕭隱之大理卿李道邃少卿楊璠侍
御史楊釗殿中侍御史盧鉉同鞠之又使京兆尹曹古
溫往東京收慎矜兄少府少監慎餘弟洛陽令慎名等

雜訊之又令溫於汝州捕史敬忠獲之便赴行在所先令盧鉉收太府少卿張瑄於會昌驛繫而推之瑄不肯荅辯鉉百端拷訊不得乃令不良枷瑄以手力絆其足以木按其足間櫟其枷柄向前挽其身長校數尺腰細欲絕眼鼻皆血出謂之驢駒拔擲瑄竟不肯荅又使鉉與御史崔器入城搜慎矜宅無所得拷其小妻韓珠團乃在豎櫃上作一閣函盛讖書等鉉於袖中出而納之詎以示慎矜慎矜曰他日不見今乃來是命也吾死矣

及溫以敬忠至戲水驛東十餘里使証說之若至溫湯
即求首陳不可得矣去溫湯十餘里敬忠乞紙筆於桑
樹下具吐之比見慎矜敬忠證之慎矜皆引實二十五
日詔楊慎矜慎餘慎名並賜自盡史敬忠決重杖一百
鮮于賁范滔並決重杖配流遠郡慎矜外甥前通事舍
人辛景湊決杖配流義陽郡司馬嗣虢王巨與敬忠相
識解官於南賓郡安置太府少卿張瑄決六十長流嶺
南臨封郡亦死於流所慎矜兄弟并史敬忠莊宅官叔

以男女配流嶺南諸郡其張瑄万俟承暉鮮于賁等準此配流乃使監察御史顏真卿送勅至東京殿中侍御史崔寓引慎名令河南法曹張萬頃宣勅示之慎名見慎矜賜自盡初尚撫膺及聞慎餘及身皆爾遂止及宣勅了慎名曰今奉聖恩不敢稽留晷刻但以寡姊老年請作數行書以別之寓揖真卿真卿許之慎名神色不變入房中作書曰拙於謀運不能靜退兄弟并命唯姊尚存老年孤孀何以堪此書後又數條事又宅中作一

板池中魚一皆放之遂縊而死監察御史平列齋勅
至大理寺慎餘聞死合掌指天而縊初慎矜至溫湯正
食忽見一鬼物長丈餘朱衣冠幘立於門扇後慎矜叱
之良久不滅以熱羹投乃滅無何下獄死兄弟甚友愛
事寡姊如母皆偉儀形風韻高朗愛客喜飲籍甚於時
慎名嘗覽鏡見其鬚面神彩有過於人覆鏡歎悅曰吾
兄弟三人盡長六尺餘有如此貌如此材而見容當代
以期全難矣何不使我少體弱耶竟如其言

王鉞太原祁人也祖方翼夏州都督為時名將生珣璿
珣璿璿開元初並歷中書舍人珣兵部侍郎秘書監鉞
即璿之尊子開元十年為鄆縣尉京兆尹稻田判官二
十四年再遷監察御史二十九年累除戶部員外郎常
兼御史天寶二年充京和市和糴使遷戶部郎中三載
長安令柳升以賄敗初韓朝宗為京兆尹引升為京令
朝宗又于終南山下為苟家窟買山居欲以避世亂玄
宗怒勅鉞推之朝宗自高平太守貶為吳興別駕又加

鉞長春宮使四載加句戶口色役使又遷御史中丞兼
克京畿採訪使五載又為京畿關內道黜陟使又兼充
關內採訪使時右相李林甫怙權用事志謀不利於東
儲以除不附已者而鉞有吏幹倚之轉深以為已用既
為戶口色役使時有勅給百姓一年復鉞即奏徵其脚
錢廣張其數又市輕貨乃甚於不放輸納物者有浸漬
折估皆下本郡徵納又勅本郡高戶為租庸脚士皆破
其家產彌年不了恣行割剝以媚於時人用嗟怨古制

天子六官皆有品秩高下其俸物因有等差唐法沿於周隋妃嬪宮官位有尊卑亦隨其品而給授以供衣服鈔粉之費以奉於宸極玄宗在位多載妃御承恩多賞賜不欲頻於左右藏取之鈔探旨意歲進錢寶百億萬便貯於內庫以恣主恩錫賚鈔云此是常年額外物非征稅物玄宗以為鈔有富國之術利於王用益厚待之丁嫡母憂起復舊職使如故七載又加檢察內作事遷戶部侍郎仍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八載兼兗開廐

使及苑內營田五坊宮苑等使隴右羣牧都支度營田
使餘並如故太白山人李渾言于金星洞見老人云有
玉版石記符聖上長生久視玄宗令鉞入山洞求而得
之因上尊號加鉞銀青光祿大夫都知總監及裁接等
使九載五月兼京兆尹使並如故鉞威權轉盛兼二十
餘使近宅為使院文案堆積胥吏求押一字即累日不
遂中使賜遺不絕於門雖晉公林甫亦畏避之林甫子
岫為將作監供奉禁中鉞子準衛尉少卿亦鬪鷄供奉

每譖岫岫常下之萬年尉韋黃裳長安尉賈季隣常於
廳事貯錢數百緡名倡珍饌常有備擬以候準所適又
於宅側自有追歡之所鉗與弟戶部郎中錡召術士任
海川遊其門問其相命言有王否海川震懼潛匿不出
鉗懼洩其事令逐之至馮翊郡得誣以他事杖殺之定
安公主男韋會任王府司馬聞之話於私庭乃被侍兒
說於傭保者或有憾於會告於鉗鉗遣賈季隣收於長
安獄入夜縊之明晨載屍還其家會皇堂外甥同產兄

王繇尚永穆公主而惕息不敢言十載封太原縣公又
兼殿中監十一載四月錡與故鴻臚少卿邢璣子絳情
密累年綽潛構逆謀引右龍武軍萬騎刻取十一月殺
龍武將軍因燒諸城門及市分數百人殺楊國忠及右
相李林甫左相陳希烈等先期二日事發玄宗臨朝召
鉞上於玉案前過狀與鉞鉞好奕碁綽善碁鉞因錡與
之交故至是意錡在綽處金城坊密召之日晏始令捕
賊官捕之萬年尉薛榮光長安尉賈季隣等捕之逢錡

於化度寺門李隣為鉞所引用為赤尉鐁謂之曰我與
邢緯故舊緯今反恐事急妄相引請足下勿受其言榮
先等至緯門緯等十餘人持弓刀突出榮先等遂與格
戰李隣以鐁語白鉞鉞謂之曰我弟何得與之有謀乎
鉞與國忠共討逐緯緯下人曰勿損大夫人國忠為劒
南節度使有隨身官以白國忠曰賊有號不可戰須臾
驃騎大將軍內侍高力士領飛龍小兒甲騎四百人討
之緯為亂兵所斬擒其黨善射人韋瑤等以獻國忠以

白玄宗玄宗以鉞委任深必不與之知情鉞與鐸別生
嫉其富貴故欲陷鉞耳遂特原鐸不問然意欲鉞請罪
之上密令國忠諷之國忠不敢洩上意諷鉞曰且主上
眷大夫深今日大夫須割慈存門戶但抗疏請罪郎中
郎中亦未必至極刑大夫必存何如併命鉞俛首久曰
小弟先人餘愛平昔頻有處分義不欲捨之而謀存乃
進狀十二日鉞入朝左相陳希烈言語侵之鉞恨之憤
訴言氣頗高鉞朝廻於中書侍郎廳修表令人進狀門

司已不納矣。須臾勅希烈推之鉞以表示宰相。林甫曰：「大夫後之矣。」遂不許。俄鉞至國忠問大夫知否。鉞未及應。侍御史裴冕恐鉞引之冕叱言之曰：「足下為臣不忠，為弟不義。聖上以大夫之故，以足下為戶部郎中，又加五品恩，亦厚矣。大夫豈知繹事乎？國忠愕然謂鉞曰：「實知即不可隱，不知亦不可妄。」引鉞方曰：「七兄不知李隣證其罪及日暮奏之。」鉞決杖死於朝堂。賜鉞自盡於三衛尉。明日移於資聖寺廊下。裴冕言於國忠，令歸宅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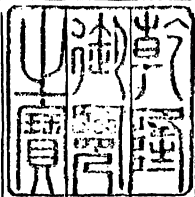
斂之又請令妻女送墓所國忠義而許之令鉞判官齊
奇營護之男準除名長流嶺南承化郡備長流珠崖郡
至故驛殺之妻薛氏及在室女並流初鉞與御史中丞
戶部侍郎楊慎矜親且情厚頗為汲引及貴盛爭權鉞
附於李林甫為所誘陷慎矜家經五年而鉞至赤族豈
天道歟

史臣曰夫奸佞之輩惟事悅人聚斂之臣無非害物賈
禍招怨敗國喪身罕不由斯道也君人者中智已降亦

心緣利動言為甘聞志雖慕於聖明情不勝於嗜欲徒有賢佐無如之何所以禮經戒其勿蓄宇文融韋堅楊慎矜王鉞皆開元之偉人也或以括戶取媚或以漕運承恩或以聚貨得權或以剝下獲寵負勢自用人莫敢違張說李林甫手握大權承主恩顧尚遭凌擯以身下之他人即可知也然天道惡盈器滿則覆終雖不令其弊已多良可痛也宋璟裴耀卿許景先獲居重任因融薦之此亦有鳳之一毛也玄宗以聖哲之姿處高明之

位未免此累或承之羞後之帝王得不深鑑

贊曰財能域人聚則民散如何帝王志求餘美融堅矜
鋌因利乘便以徼寵榮宜招後患



舊唐書卷一百五

舊唐書卷一百五考證

楊慎矜傳太府少卿張瑄決六十長流嶺南○新書瑄

與慎矜同賜死

王鉞傳祖方翼為時名將生瑄○沈炳震曰按王方翼

傳作子珙新書作子輿

舊唐書卷一百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六至

詳校官編修_臣曹 斌

洗馬_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_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_臣施光輅

謄錄監生_臣王 焜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卷一百六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五十六

李林甫 楊國忠 張暉

王琚 王毛仲

陳玄

禮附

李林甫高祖從父弟長平王叔良之曾孫叔良生考試
官至原州長史孝斌生思誨官至揚府叅軍思誨即林

甫之父也林甫善音律初為千牛直長其舅楚國公姜皎深愛之開元初遷太子中允時源乾曜為侍中乾曜姪孫光乘姜皎妹壻乾曜與之親乾曜之男潔白其父曰李林甫求為司門郎中乾曜曰郎官須有素行才望高者哥奴豈是郎官耶數日除諭德哥奴林甫小字累遷國子司業十四年宇文融為御史中丞引之同列因拜御史中丞歷刑吏二侍郎時武惠妃愛傾後宮二子壽王盛王以母愛特見寵異太子瑛益疎薄林甫多與

中貴人善乃因中官白惠妃云願保護壽王惠妃德之
初侍中裴光庭妻武三思女詭譎有材畧與林甫私中
官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庭卒武氏銜哀祈於力士
請林甫代其夫位力士未敢言玄宗使中書令蕭嵩擇
相嵩久之以右丞韓休對玄宗然之乃令草詔力士遽
漏於武氏乃令林甫白休休既入相甚德林甫與嵩不
和乃薦林甫堪為宰相惠妃陰助之因拜黃門侍郎玄
宗眷遇益深二十三年以黃門侍郎平章事裴耀卿為

侍中中書侍郎平章事張九齡為中書令林甫為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並加銀青光祿大夫林甫面柔而有狡計能伺候人主意故驟歷清列為時委任而中官妃家皆厚結託伺上動靜皆預知之故出言進奏動必稱旨而猜忌陰中人不見於詞色朝士受主恩顧不由其門則構成其罪與之善者雖廝養下士盡至榮寵尋歷戶兵二尚書知政事如故尋又以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皆以母失愛而有怨言駙馬都尉楊洄白惠妃

玄宗怒謀於宰臣將罪之九齡曰陛下三箇成人兒不可得太子國本長在官中受陛下義方人未見過陛下奈何以喜怒間忍欲廢之臣不敢奉詔玄宗不悅林甫惘然而退初無言既而謂中貴人曰家事何須謀及於人時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在鎮有政能玄宗加實封九齡又奏曰邊將訓兵秣馬儲蓄軍實常務耳陛下賞之可也欲賜實賦恐未得宜惟聖慮思之帝默然林甫以其言告仙客仙客翌日見上泣讓官爵玄宗欲行實封

之命兼為尚書九齡執奏如初帝變色曰事總由卿九齡頓首曰陛下使臣待罪宰相事有未允臣合盡言違忤聖情合當萬死玄宗曰卿以仙客無門籍耶卿有何門閥九齡對曰臣荒徼賤仙客中華之士然陛下擢臣踐臺閣掌綸誥仙客本河湟一使典目不職文字若大任之臣恐非宜林甫退而言曰但有材識何必辭學天子用人何有不可玄宗滋不悅九齡與中書侍郎嚴挺之善挺之初娶妻出之妻乃嫁蔚州刺史王元琰時

元琰坐贓詔三司使推之挺之救免其罪玄宗察之謂
九齡曰王元琰不無贓罪嚴挺之囑託所由輩有顏面
九齡曰此挺之前妻今已婚崔氏不合有情玄宗曰卿
不知雖離之亦却有私玄宗籍前事以九齡有黨與裴
耀卿俱罷知政事拜左右丞相出挺之為涪州刺史元
琰流于嶺外即日林甫代九齡為中書集賢殿大學士
修國史拜牛仙客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門
下省事監察御史周子諒言仙客非宰相器玄宗怒而

殺之林甫言子諒本九齡引用乃貶九齡為荊州長史
玄宗終用林甫之言廢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為庶人
太子妃兄駙馬都尉薛鏞長流瀼州死於故驛人謂之
三庶聞者冤之其月佞媚者言有烏鵲巢於大理獄戶
天下幾致刑措玄宗推功元輔封林甫晉國公仙客幽
國公其冬惠妃病三庶人為祟而薨儲官虛位玄宗未
定所立林甫曰壽王年已成長儲位攸宜玄宗曰忠王
仁孝年又居長當守器東宮乃立為皇太子自是林甫

懼巧求陰事以傾太子林甫既秉樞衡兼領隴右河西
節度又加吏部尚書天寶改易官名為右相停知節度
事加光祿大夫遷尚書左僕射六載加開府儀同三司
賜實封三百戶而恩渥彌深凡御府膳羞遠方珍味中
人宣賜道路相望與宰相李適之雖同宗屬而適之輕
率嘗與林甫同論時政多失大體由是主恩益疎以至
罷免黃門侍郎陳希烈性便佞嘗曲事林甫適之既罷
乃引希烈同知政事林甫久典樞衡天下威權並歸於

已台司機務希烈不敢叅議但唯諾而已每有奏請必先賂遺左右伺察上旨以固恩寵上在位多載倦於萬機恒以太臣接對拘檢難徇私欲自得林甫一以委成故杜絕逆耳之言恣其宴樂衽席無別不以為耻由林甫之贊成也林甫京城邸第田園水磴利盡上腹城東有薛王別墅林亭幽邃甲於都邑特以賜之及女樂二部天下珍玩前後賜與不可勝紀宰相用事之盛開元已來未有其比然每事過慎條理衆務增修綱紀中外

遷除皆有恒度而耽寵固權已自封植朝望稍著必陰計中傷之初韋堅登朝以堅皇太子妃兄引居要職示結恩信實圖傾之乃潛令御史中丞楊慎矜陰伺堅隙會正月望夜皇太子出遊與堅相見慎矜知之奏上上大怒以為不軌黜堅免太子妃韋氏林甫因是奏李適之與堅昵狎及裴寬韓朝宗並曲附適之上以為然賜堅自盡裴韓皆坐之斥逐後楊慎矜權位漸盛林甫又忌之乃引王鉷為御史中丞託以心腹鉷希林甫意遂

誣罔密奏慎矜左道不法遂族其家楊國忠以椒房之親出入中禁奏請多久乃擢在臺省令按刑獄會皇太子良娣杜氏父有隣與子堉柳勣不叶勣飛書告有隣不法引李邕為證詔王鉷與國忠按問鉷與國忠附會林甫奏之於是賜有隣自盡出良娣為庶人李邕裴敦復枝黨數人並坐極法林甫之苞藏安忍皆此類也林甫自以始謀不佐皇太子慮為後患故屢起大獄以危之賴太子重慎無過流言不入林甫嘗令濟陽別駕魏

林告隴右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林往任朔州刺史忠嗣
時為山東節度自云與忠王同養宮中情意相得欲擁
兵以佐太子玄宗聞之曰我兒在內何路與外人交通
此妄也然忠嗣亦左授漢陽太守八載咸寧太府趙奉
章告林甫罪狀二十餘條告未上林甫知之諷御史臺
逮捕以為妖言重杖決死十載林甫兼領安西大都護
朔方節度俄兼單于副大都護十一載以朔方副使李
獻忠叛讓節度舉安思順自代國家武德貞觀已來蕃

將如阿史那社爾契必何力忠孝有才畧亦不專委大將之任多以重臣領使以制之開元中張嘉貞王晙張說蕭嵩杜暹皆以節度使入知政事林甫固位志欲杜出將入相之源嘗奏曰文士為將怯當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戰有勇寒族即無黨援帝以為然乃用思順代林甫領使自是高仙芝哥舒翰皆專任大將林甫利其不識文字無入相由然而祿山竟為亂階由專得大將之任故也林甫恃其早達與馬被服頗極鮮華

自無學術僅能秉筆有才名於時者尤忌之而郭慎微
苑咸文士之闕茸者代為題尺林甫典選部時選人嚴
廻判語有用扶杜二字者林甫不識扶字謂吏部侍郎
韋陟曰此云杖杜何也陟俛首不敢言太常少卿姜度
林甫舅子度妻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聲之慶
客視之掩口初楊國忠登朝林甫以微才不之忌及位
至中司權傾朝列林甫始惡之時國忠兼領劔南節度
會南蠻寇邊林甫請國忠赴鎮帝雖依奏然待國忠方

渥有詩送行句末言又相之意又曰卿止到蜀郡處置
軍事屈指待卿林甫心尤不悅林甫時已寢疾其年十
月扶疾從幸華清宮數日增劇巫言一見聖人差減帝
欲視之左右諫止乃勅林甫出於庭中上登降聖閣遙
視舉紅巾招慰之林甫不能興使人代拜於席翌日國
忠自蜀還謁林甫拜於牀下林甫垂涕託以後事尋卒
贈太尉揚州大都督給班劍西園秘器諸子以吉儀護
柩還京師發喪於平康坊之第林甫晚年溺於聲妓姬

侍盈房自以結怨於人常憂刺客竊發重局複壁絡板
甃石一夕屢徙雖家人不知之有子二十五人女二十
五人岫為將作監齔為司儲郎中嶼為太常少卿子壻
張博濟為鴻臚少卿鄭平為戶部員外郎杜位為右補
闕齊宣為諫議大夫元撫為京兆府戶曹初林甫嘗夢
一白哲多鬚長丈夫逼已接之不能去既寤言曰此形
狀類裴寬寬謀代我故也時寬為戶部尚書兼御史大
夫故因李適之黨斥逐之是時楊國忠始為金吾胄曹

參軍至是不十年林甫卒國忠竟代其任其形狀亦類
寬焉國忠素憾林甫既得志誣奏林甫與蕃將阿布思
同構逆謀誘林甫親族間素不悅者為之證詔奪林甫
官爵廢為庶人岫嶠諸子並謫於嶺表林甫性沉密城
府深阻未嘗以愛憎見於容色自處台衡動循格令衣
冠士子非常調無仕進之門所以秉鈞二十年朝野側
目憚其威權及國忠誣構天下以為冤

楊國忠本名釗蒲州永樂人也父珣以國忠貴贈兵部

尚書則天朝幸臣張易之即國忠之舅也國忠無學術
拘檢能飲酒捕博無行為宗黨所鄙乃發憤從軍事蜀
帥以屯優當遷益州長史張寬惡其為人因事笞之竟
以屯優授新都尉稍遷金吾衛兵曹叅軍太真妃即國
忠從祖妹也天寶初太真有寵劔南節度使章仇兼瓊
引國忠為賓佐既而擢授監察御史去就輕率驟履清
貴朝士指目嗤之時李林甫將不利於皇太子倚撫陰
事以傾之侍御史楊慎矜望風旨誣太子妃兄韋堅與

皇甫惟明私謁太子以國忠怙寵敢言援之為黨以按其事京兆府法曹吉溫舞文巧詆為國忠爪牙之用因深竟堅獄堅及太子良娣杜氏親屬柳勣杜昆吾等痛繩其罪以樹威權於京城別置推院自是連歲大獄追捕擠陷誅夷者數百家皆國忠發之林甫方深阻保位國忠凡所奏劾涉疑似於太子者林甫雖不明言以指導之皆林甫所使國忠乘而為邪得以肆意上春秋高意有所愛惡國忠探知其情動契所欲驟遷檢校度支

員外郎兼侍御史監水陸運及司農出納錢物內中市
買召募劔南健兒等使以稱職遷度支郎中不暮年兼
領十五餘使轉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事是歲
貴妃姊號國韓國秦國三夫人同日拜命兄鉅拜鴻臚
卿八載玄宗召公卿百寮觀左藏庫喜其貨幣山積面
賜國忠金紫兼權太府卿事國忠既專錢穀之任出入
禁中日加親幸初楊慎矜希林甫旨引王鉞為御史中
丞同構大獄以傾東宮既帝意不迴慎矜稍避事防患

因與鉞有隙鉞乃附國忠奏誣慎於誅其昆仲繇是權傾内外公卿惕息吉溫為國忠陳移奪執政之策國忠用其謀尋兼兵部侍郎京兆尹蕭昊御史中丞宋渾皆林甫所親善國忠皆誣奏譴逐林甫不能救王鉞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恩寵侔於國忠而位望居其右國忠忌其與已分權會邢緯事泄乃陷鉞兄弟誅之因代鉞為御史大夫權京兆尹賜名國忠乃窮竟邢緯獄令引林甫交私鉞錡與阿布思事狀而陳希烈哥舒翰附會

國忠證成其狀上由是疎薄林甫南蠻賈子閣羅鳳亡
歸不獲帝怒甚欲討之國忠薦閬州人鮮于仲通為益
州長史令率精兵八萬討南蠻與羅鳳戰于瀘南全軍
陷沒國忠掩其敗狀仍叙其戰功乃令仲通上表請國
忠兼領益部十載國忠權知蜀郡都督府長史充劍南
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仍薦仲通代已為京兆尹國忠
又使司馬李宓率師七萬再討南蠻宓渡瀘水為蠻所
誘至和城不戰而敗李宓死於陣國忠又隱其敗以捷

書上聞自仲通李宓再舉討蠻之軍其徵發皆中國利
兵然於土風不便沮洳之所陷瘴疫之所傷饋餉之所
乏物故者十八九凡舉二十萬衆棄之死地隻輪不還
人銜冤毒無敢言者國忠尋無山南西道採訪使十一
載南蠻侵蜀蜀人請國忠赴鎮林甫亦奏遣之將辭雨
泣懇陳必為林甫所排帝憐之不數月召還會林甫卒
遂代為右相兼吏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太清太微官
使判度支劔南節度山南西道採訪兩京出納租庸鑄

錢等使並如故國忠本性疎躁強力有口辯既以便佞
得宰相剖決幾務居之不疑立朝之際或攘袂扼腕自
公卿已下皆頤指氣使無不驚憚故事宰相居台輔之
地以元功盛德居之不務威權出入騎從簡易自林甫
承恩顧年深每出車騎滿街節將侍郎有所闕白皆趨
走辟易有同案吏舊例宰相午後六刻始出歸第林甫
奏太平無事以已時還第機務填委皆決於私家主書
吳珣持籍就左相陳希烈之第希烈引籍署名都無可

否國忠代之亦如前政國忠自侍御史以至宰相凡領四十餘使又專判度支吏部三銓事務鞅掌但署一字猶不能盡皆責成胥吏賄賂公行國忠既以宰臣典選奏請銓日便定留放不用長名先天已前諸司官知政事午後歸本司決事兵部尚書侍郎亦分銓注擬開元已後宰臣數少始崇其任不歸本司故事吏部三銓三注三唱自春及夏才終其事國忠使胥吏於私第暗定官員集百寮於尚書省對注唱一日令畢以誇神速資

格差謬無復倫序明年注擬又於私第大集選人令諸
女弟垂簾觀之笑語之聲朗聞於外故事注官訖過門
下侍中給事中國忠注官時呼左相陳希烈於座隅給
事中在列曰既對注擬過門下了矣吏部侍郎韋見素
張倚皆衣紫是日與本曹郎官同客事趨走於屏樹之
間既退國忠謂諸妹曰兩員紫袍主事何如人相對大
噓其所昵京兆尹鮮于仲通中書舍人竇華侍御史鄭
昂諷選人於省門立碑以頌國忠銓綜之能貴妃姊號

國夫人國忠與之私於宣義里構連甲第土木被綈繡棟宇之盛兩都莫比晝會夜集無復禮度有時與虢國並轡入朝揮鞭走馬以為詣譴衢路觀之無不駭歎玄宗每年冬十月幸華清宮常經冬還宮國忠山第在宮東門之南與虢國相對韓國秦國費棟相接天子幸其第必過五家賞賜宴樂每扈從驪山五家合隊國忠以劔南幢節引於前出有餞路還有軟脚遠近餉遺珍玩狗馬閭侍歌兒相望于道進封衛國公食實封三百戶

俄拜司空時安祿山恩寵特深總握兵柄國忠知其跋扈終不出其下將圖之屢於上前言其悖逆之狀上不之信是時祿山已專制河北聚幽并勁騎陰圖逆節動未有名伺上千秋萬歲之後方圖叛換及見國忠用事慮不利於已祿山遙領內外閑廐使遂以兵部侍郎吉溫知留後兼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內伺朝廷動靜國忠使門客蹇昂何盈求祿山陰事圍捕其宅得李超安岱等使侍御史鄭昂縊殺於御史臺又奏貶吉溫於合

浦以激怒祿山幸其搖動內以取信於上上竟不之悟由是祿山惶懼遂舉兵以誅國忠為名玄宗聞河朔變起欲以皇太子監國自欲親征謀於國忠國忠大懼歸謂姊妹曰我等死在旦夕今東宮監國當與娘子等併命矣姊妹哭訴於貴妃貴妃銜土請命其事乃止及哥舒翰守潼關諸將以函關距京師三百里利在守險不利出攻國忠以翰持兵未決慮反圖已欲其速戰自中督促之翰不獲已出關及接戰桃林王師奔敗哥舒受

擒敗國喪師皆國忠之誤惑也自祿山兵起國忠以身
領劔南節制乃布置腹心於梁益間以圖自全之計六
月九日潼關不守十二日凌晨上率龍武將軍陳玄禮
左相韋見素京兆尹魏方進國忠與貴妃及親屬擁上
出延秋門諸王妃主從之不及慮賊奄至令內侍曹大
仙擊鼓于春明門外又焚芻藁之積煙火燭天既渡渭
即令斷便橋辰時至咸陽望賢驛官吏駭竄無復貴賤
坐宮門大樹下亭午上猶未食有老父獻麥帝令具飯

始得食翌日至馬嵬軍士飢而憤怒龍武將軍陳玄禮
懼亂先謂軍士曰今天下崩離萬乘震蕩豈不由楊國
忠割剝眊庶朝野怨咨以至此耶若不誅之以謝天下
何以塞四海之怨憤衆曰念之久矣事行身死固所願
也會吐蕃和好使在驛門遮國忠訴事軍士呼曰楊國
忠與蕃人謀叛諸軍乃圍驛擒國忠斬首以徇是日貴
妃既縊韓國虢國二夫人亦為亂兵所殺御史大夫魏
方進死左相韋見素傷良久兵解陳玄禮等見上謝罪

曰國忠撓敗國經構興禍亂使黎元塗炭乘輿播越此而不誅患難未已臣等為社稷大計請矯制之罪帝曰朕識之不明任寄失所近亦覺悟審其詐佞意欲到蜀肆諸市朝今神明啓卿諧朕夙志將疇爵賞何至言焉是時祿山雖據河洛其兵鋒東止於梁宋南不過許鄧李光弼郭子儀統河朔勁卒連收恒定若嶠函固守兵不妄動則兇逆之勢不討自弊及哥舒翰出師凡不數日乘輿遷幸朝廷陷沒百寮繫頸妃主被戮兵滿天下

毒流四海皆國忠之召禍也國忠子暄眡曉晞暄為太常卿兼戶部侍郎尚延和郡主眡為鴻臚卿尚萬春公主兄弟各立第於親仁里窮極奢侈國忠娶蜀倡裴氏女曰裴柔國忠既死柔與號國夫人皆自剄死暄死於馬嵬眡陷賊被殺曉走漢中郡漢中王瑀榜殺之晞走至陳倉為追兵所殺國忠之黨翰林學士張漸實華中書舍人宋昱吏部郎中鄭昂等憑國忠之勢招來賂遺車馬盈門財貨山積及國忠敗皆坐誅滅其斷喪王室

俱一時之冷氣焉

張暉汝州襄城人也祖德政武德中鄆州刺史暉景龍初為銅鞮令家本豪富好賓客以弋獵自娛會臨淄王為路州別駕暉潛識英姿傾身事之日奉遊處及樂人趙元禮自山東來有女美麗善歌舞王幸之止於暉第生廢太子瑛唐隆元年六月王清內難升為皇太子召暉拜官門大夫每與諸王姜皎崔滌李令問王守一薛伯陽在太子左右以接歡令問其年擢拜左臺侍御史

數月遷左御史臺中丞先天元年太子即位帝居武德殿太平公主有異謀廣樹朋黨暉與僕射劉幽求請先為備太平聞之白於睿宗乃流暉於嶺南峯州幽求謫於嶺外及太平之敗幽求追拜尚書左僕射兼侍中暉為大理卿封鄧國公實封三百戶逾月又加權兼雍州長史其年十二月改元開元以雍州為京兆府長史為尹暉首遷京兆尹入侍宴私出主都政以為榮寵之極暉亦有應務才幹遷太子詹事判尚書左右丞再除左

羽林大將軍三為左金吾大將軍又為殿中監太僕卿
二十年以暉年高加特進子履冰季良弟晤皆居清列
天寶初暉還鄉拜掃特賜錦袍繒綵御賜詩以寵異之
乘傳來往勅郡縣供擬暉鬢髮華皓在輿中子弟車馬
連接數里衣冠榮之中使中路追賜藥物至襄城月餘
詔還京五載薨年九十餘贈開府儀同三司其後履冰
為金吾將軍季良殿中監俱列榮戟時人美之暉壽考
善保終始

王琚懷州河內人也叔父隱客則天朝為鳳閣侍郎琚少孤而聰敏有才略好玄象合鍊之學神龍初年二十餘嘗謁駙馬王同皎同皎甚器之益歡洽言及刺武三思事琚義而許之與周璟張仲之為忘年之友及同皎敗琚恐為吏所捕變姓名詣於江都傭書於富商家主人後悟其非傭者以女嫁之資給其財經四五年睿宗登極琚具白主人厚資其行裝乃至長安遇玄宗為太子監國為太平公主所忌思立孱弱以竊威權太子憂

危沙門普潤先與玄宗筮剋清內難加三品食實封常
入太子宮琚見之說以天時人事歷然可觀普潤白玄
宗玄宗異之及琚於吏部選補諸暨主簿於東宮過謝
及殿而行徐視高中官曰殿下在簾下琚曰在外只聞
有太平公主不聞有太子太子有大功於社稷大孝於
君親何得有此聲玄宗遽召見之琚曰頃韋庶人智識
淺短親行弑逆人心盡搖思立李氏殿下誅之為易今
社稷已安太平則天之女凶狡無比專思立功朝之大

臣多為其用主上以元妹之愛能忍其故賤臣淺識為
殿下深憂玄宗命之同榻而坐玄宗泣曰四哥仁孝同
氣唯有太平言之恐有違犯不言憂患轉深為臣為子
計無所出琚曰天子之孝貴於安宗廟定萬人徵之於
昔蓋主漢帝之長姊帝幼蓋主共養帝於官中後與上
官桀燕王謀害大司馬霍光不議及君上漢主恐危劉
氏以太義去之况殿下功格天地位尊儲貳太平雖姑
臣妾也何敢議之今劉幽求張說郭元振一二大臣心

輔殿下太平之黨必有移奪安危之計不可立談玄宗
又曰公有何小藝可隱跡與寡人遊處琚曰飛丹鍊藥
談諧嘲詠堪與優人比肩玄宗益喜與之為友恨相知
晚呼為王十一翌日奏授詹事府司直內供奉兼崇文
學士日與諸王及姜皎等侍奉焉獨琚常預秘計踰月
又拜太子舍人尋又兼諫議大夫內供奉又贈其父故
下邳丞仲友楚州刺史先天元年七月玄宗居尊位在
武德殿八月擢拜中書侍郎時劉幽求張暉並流於嶺

外琚見事迫請早為之計二年七月三日琚與岐王範
薛王業姜皎李令問王毛仲王守一並預誅逆以鐵騎
至承天門時睿宗聞鼓譟聲召郭元振升承天樓宣詔
下關侍御史任知古召募數百人於朝堂不得入頃間
琚等從玄宗至樓上誅蕭至忠岑義實懷貞常元楷李
慈李猷等睿宗遜居百神殿十日拜琚銀青光祿大夫
戶部尚書封趙國公食實封五百戶皎銀青光祿大夫
工部尚書封楚國公實封五百戶令問銀青光祿大夫

殿中監宋國公實封三百戶毛仲輔國大將軍左武衛
大將軍檢校閑廐兼知監牧使霍國公實封五百戶守
一銀青光祿大夫太常卿員外置同正員進封晉國公
實封五百戶琚皎令問並固讓尚書殿中監不就十八
日琚皎依舊官各加實封二百戶通前七百戶累日玄
宗讌於內殿賜功臣金銀器皿各一床雜綵各一千匹
絹一千匹列於庭讌慰終夕載之而歸琚轉見恩顧每
延入閣中迄夜方出歸休之日中官至第召之中宮亦

使尚宮就琚宅問訊琚母時果珍味賚之助其甘旨琚在帷幄之側常參聞大政時人謂之內宰相無有比者又贈其父魏州刺史或有上說於玄宗曰彼王琚麻嗣宗謫詭縱橫之士可與履危不可得志天下已定宜益求純樸經術之士玄宗乃踈之十一月令御史大夫持節巡天兵以北諸軍十二月改年號為開元又改官名與蘇頲同為紫微侍郎二年二月迴未及京便除澤州刺史削封歷衡郴滑虢沔夔許潤九州刺史又復其封

二十年丁母憂二十二年起復右庶子兼雋州刺史又
改同蒲通鄧蔡五州刺史天寶後又為廣平鄴郡二太
守性豪侈著勲中朝又食實封典十五州常受饋遺下
檐帳設甘數千貫玄宗念舊常優容之侍兒二十人皆
居寶帳家累三百餘口作造不遵於法式雖居州伯與
佐官胥吏曾豪連榻飲譟或擄捕藏鉤以為樂每移一
州車馬填路數里不絕攜妓從禽恣為歡賞垂四十年
矣時李邕王弼與琚皆年齒尊高久在外郡書疏尺題

來往有譴謫留落之句右相林甫以琚等負材使氣陰
議除之五載正月琚果為林甫構成其罪貶琚江華郡
員外司馬削階封至任未幾林甫使羅希奭重按之希
奭排馬牒至琚懼仰藥竟不能死及希奭至遂自縊而
卒死非其罪人用憐之天寶元年贈太子少保

王毛仲本高麗人也父游擊將軍職事求婁犯事沒官
生毛仲因隸于玄宗性識明悟玄宗為臨淄王常伏事
左右及出魚潞州別駕又見李宜德趨掠善騎射為人

蒼頭以錢五萬買之景龍三年冬玄宗還長安以二人挾弓矢為翼初太宗貞觀中擇官戶蕃口中少年驍勇者百人每出遊獵令持弓矢於御馬前射生令騎豹文韉著畫獸文衫謂之百騎至則天時漸加其人謂之千騎分隸左右羽林營孝和謂之萬騎亦置使以領之玄宗在藩邸時常接其豪俊者或賜飲食財帛以此盡歸心焉毛仲亦悟玄宗旨待之甚謹玄宗益憐其敏惠及四年六月中宗遇弒韋后稱制令韋播高嵩為羽林將

軍令押萬騎營榜捶以取威其營長葛福順陳玄禮等相與見玄宗訴寃會玄宗已與劉幽求麻嗣宗薛宗簡等謀舉大計相顧益歡令幽求諷之皆願決死從命及二十日夜玄宗入苑中宜德從焉毛仲避之不入乙夜福順等至玄宗曰與公等除大逆安社稷各取富貴在於俄頃何以取信福順等請號而行斯須斬韋播韋璿高嵩等頭來玄宗舉火視之又召鍾紹京領總監丁匠刀鋸百人至因斬關而入后及安樂公主等皆為亂兵

所殺其夜少帝以玄宗著大勲進封平王以紹京幽求知政事署詔勅崇簡嗣宗及福順宜德功大者為將軍次者為中郎將其時梓宮在殯舉城縞素及明玄宗引新立功者皆衣紫衣緋持滿鐵騎而出傾城聚觀歡慰其犯道者盡曝屍於城外毛仲數日而歸玄宗不責又超授將軍及玄宗為皇太子監國因奏改左右萬騎左右營為龍武軍與左右羽林為北四門軍以福順等為將軍以押之龍武官盡功臣受錫賚號為唐元功臣長

安良家子避征徭納資以求隸於其中遂每軍至數十人毛仲專知東宮駝馬鷹狗等坊未逾年已至大將軍階三品矣及先天二年七月毛仲預誅蕭岑等功授輔國大將軍左武衛大將軍檢校內外閑廐兼知監牧使進封霍國公實封五百戶毛仲奉公正直不避權貴兩營萬騎功臣閑廐官吏皆懼其威人不敢犯苑中營田草萊常收率皆豐溢玄宗以為能開元十四年贈其父秦州刺史毛仲雖有賜莊宅奴婢駝馬錢帛不可勝紀

常於閑厩側內宅住每入侍譙賞與諸王姜皎等御幄
前連榻而坐玄宗或時不見則悄然如有所失見之則
歡洽連宵有至日晏其妻已邑號國夫人賜妻李氏又
為國夫人每入內朝謁二夫人同承賜賚生男孩稚已
授五品與皇太子同遊故中官楊思勗高力士等常避
畏之七年進位特進行太僕卿餘並如故九年持節充
朔方道防禦討擊大使仍以左領軍大總管王晙與天
兵軍節度張說東與幽州節度裴旻先等計會毛仲部

統嚴整羣牧孳息遂數倍其初芻粟之類不敢盜竊每歲廼殘常致數萬斛不三年扈從東封以諸牧馬數萬匹從每色為一隊望如雲錦玄宗益喜於岳下以宰相源乾曜張說加左右丞相毛仲加開府儀同三司自玄宗先天正位後以后父王同皎及姚崇宋璟及毛仲十五年間四人至開府又勅張說為監牧頌以美之十七年從朝五陵又贈毛仲父益州大都督毛仲益驕嘗求為兵部尚書玄宗不悅毛仲怏怏見於詞色又福順子

娶毛仲女宜德唐地文等數十人皆與毛仲善倚之多
為不法中官等妬其全盛適已專發其罪尤倨慢之中
官高品者毛仲視之蔑如也如卑品者小忤意則坐辱
如已之僮僕力士輩恨入骨髓毛仲承恩遇妻產嘗偕
苑中亭子納涼玄宗借之中官構之彌甚曰北門奴官
太盛豪者皆一心不除之必起大患後毛仲索甲仗於
太原軍器監時嚴挺之為少尹奏之玄宗恐其黨震懼
為亂乃隱其實狀詔曰開府儀同三司兼殿中監霍國

公內外開厯監牧都使王毛仲是惟微細非有功績擢
自家臣升于朝位恩寵莫二委任斯崇無涓塵之益肆
驕盈之至往屬艱難遽茲逃匿念深惟舊義在優容仍
荷殊榮蔑聞悛悔在公無竭盡之効居常多怨望之詞
迹其深愆合從誅殛恕其庸昧宜從遠貶可瀋州別駕
員外置長任差使馳驛領送至任勿許東西及判事左
領軍大將軍耿國公葛福順貶壁州員外別駕左監門
將軍盧龍子唐地文貶振州員外別駕右武衛將軍成

紀侯李守德貶嚴州員外別駕守德本宜德也立功後
改名右威衛將軍王景耀貶黨州員外別駕右威衛將
軍高廣濟貶道州員外別駕毛仲男太子僕守貞貶施
州司戶太子家令守廉貶溪州司戶率更令守慶貶鶴
州司倉左監門長史守道貶涪州叅軍連累者數十人
又詔殺毛仲及永州而縊之其後中官益盛而陳玄禮
以淳樸自檢宿衛宮禁志節不衰天寶中玄宗在華清
宮乘馬出宮門欲幸虢國夫人宅玄禮曰未宣勅報臣

天子不可輕去就玄宗為之廻轡他年在華清宮逼正月半欲夜遊玄禮奏曰宮外即是曠野須有備預若欲夜遊願歸城闕玄宗又不能違及安祿山反玄禮欲於城中誅楊國忠事不果竟於馬嵬斬之從玄宗入巴蜀廻封蔡國公實封三百戶上元元年八月致仕

史臣曰李林甫以謠佞進身位極台輔不懼盈滿蔽主聰明生既唯務陷人死亦為人所陷得非彼蒼假手以示禍淫者乎楊國忠稟性奸回才薄行穢領四十餘使

恣弄威權天子莫見其非羣臣由之杜口致祿山叛逆
鑾輅播遷梟首覆宗莫救艱步以玄宗之睿哲而惑於
二人者盖巧言令色先意承旨財利誘之迷而不悟也
開元任姚崇宋璟而治幸林甫國忠而亂與夫齊桓任
管仲隰朋幸堅刁易牙亦何異哉書曰臣有作福作威
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佞人殆誠我是言也張睟
王琚王毛仲皆郢通閎孺之流也琚有締構之功過多
僭侈死於非罪亦可惜之

贊曰天啓亂階甫忠當國蔽主聰明秉心諛慝暉同一
王亦承恩德吁哉僭踰不知紀極

舊唐書卷一百六

舊唐書卷一百六考證

李林甫傳。李林甫楊國忠新書入姦臣傳

楊國忠傳。是日貴妃既縊。韓國虢國二夫人亦為亂兵

所殺。

臣德潛

按楊貴妃傳。虢國至陳倉為縣令薛

景仙所殺。未嘗從入蜀也。此顯誤。

舊唐書卷一百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卷一百七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五十七

玄宗諸子

靖德太子琮 庶人瑛 棣王琰

庶人瑶 靖恭太子琬 庶人琒

夏悼王一 儀王璦 潁王璿

懷哀王敏

永王璘

壽王瑁

延王玠

盛王琦

濟王環

信王瑄

義王玘

陳王珪

豐王珙

恒王瑱

涼王璿

汴哀王璿

玄宗三十子元獻楊皇后生肅宗劉華妃生奉天皇帝
琮靖恭太子琬儀王璿趙麗妃生廢太子璿錢妃生棣
王琰皇甫德儀生鄂王瑤劉才人生光王琚貞順武皇

后生夏悼王一懷哀王敏壽王琚盛王琦高婕妤生穎
王璩郭順儀生永王璘柳婕妤生延王玢鍾美人生濟
王環盧美人生信王瑄閻才人生義王玳王美人生陳
王珪陳美人生豐王珙鄭才人生恒王瑱武賢儀生涼
王璿汴哀王璿餘七王早夭

奉天皇帝琮玄宗長子也本名嗣直景雲元年九月封
許昌郡王先天元年八月進封郾王開元四年正月遙
領安西大都護仍充安撫河東關內隴右諸蕃大使三

年改封慶王仍改名潭十五年遙領涼州都督兼河西諸軍節度大使二十一年加太子太師改名琮二十四年拜司徒天寶元年兼太原牧十載薨贈靖德太子葬於渭水之南細柳原仍於啓夏門內置廟祔享焉肅宗元年建寅月九日詔追冊為奉天皇帝妃竇氏為恭應皇后備禮改葬於華清宮北齊陵以尚書右僕射冀國公裴冕為其使初開元二十五年太子瑛得罪廢令琮養其子及天寶十一載琮薨以瑛子球為嗣慶王除秘

書監同正員

廢太子瑛玄宗第二子也本名嗣謙景雲元年九月封
真定郡王先天元年八月進封郢王開元三年正月立
為皇太子十年正月加元服其年玄宗又令太子詣國
子學行齒胄之禮仍勅右散騎常侍褚无量升筵講論
學官及文武百官節級加賜十三年改名鴻納妃薛氏
禮畢曲赦京城之內侍講潘肅等並加級改職中書令
蕭嵩親迎特封徐國公二十五年七月改名瑛瑛母趙

麗妃本伎人有才貌善歌舞玄宗在潞州得幸及景雲
升儲之後其父元禮兄常奴擢為京職開元初皆至大
官及武惠妃寵幸麗妃恩乃漸弛時鄂王瑤母皇甫德
儀光王琚母劉才人皆玄宗在臨淄邸以容色見顧出
子朗秀而母加愛焉及惠妃承恩鄂王之母亦漸疎薄
惠妃之子壽王瑁鍾愛非諸子所比瑛於內第與鄂光
王等自謂母氏失職嘗有怨望惠妃女咸宜公主出降
於楊洄洄希惠妃之旨規利於已日求其短譖於惠妃

妃泣訴於玄宗以太子結黨將害於妾母子亦指斥於
至尊玄宗惑其言震怒謀於宰相意將廢黜中書令張九
齡奏曰陛下纂嗣鴻業將三十年太子已下常不離深
宮日受聖訓今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日久子孫蕃
育不聞有過陛下奈何以一日之間廢棄三子伏惟陛
下思之且太子國本難於動搖昔晉獻公惑寵嬖之言
太子申生憂死國乃大亂漢武威加六合受江充巫蠱
之事將禍及太子遂至城中流血晉惠帝有賢子為太

子容賈后之譖以至喪亡隋文帝取寵婦之言廢太子
勇而立晉王廣遂失天下由此而論之不可不慎今太
子既長無過二王又賢臣待罪左右敢不詳悉玄宗默
然事且寢其年駕幸西京以李林甫代張九齡為中書
令希惠妃之旨託意於中貴人楊壽王瑁之美惠妃深
德之二十五年四月楊洄又構於惠妃言瑛兄弟三人
與太子妃兄駙馬薛鏞常構異謀玄宗遽召宰相籌之
林甫曰此蓋陛下家事臣不合叅知玄宗意乃決矣使

中官宣詔於宮中並廢為庶人鏞配流俄賜死於城東
驛天下之人不見其過咸惜之其年武惠妃數見三庶
人為祟怖而成疾巫者祈請彌月不痊而殞瑛有六男
儼伸倩球備儼慶王琮先無子瑛得罪後玄宗遣鞠之
天寶中儼為新平郡王光祿卿同正員伸為平原郡王
宗正卿同正員球為嗣慶王寶應元年詔雪瑛琬瑑之
罪贈瑛為皇太子瑑瑑復贈為王

棣王琰玄宗第四子也初名嗣真開元二年十二月封

為鄆王十二年三月改封棣王仍改名洽十五年遙領
太原牧太原已北諸軍節度大使二十二年加太子太
傅餘如故二十四年改名琰天寶元年六月遙領兼武
威郡都督河西隴右經畧節度大使先是琰妃韋氏有
過琰怒之不敢奏聞乃斥於別室寵二孺人孺人不
相協至十一載孺人乃密求巫者書符置於琰履中以
求媚琰與監院中官有隙中官聞其事密奏於玄宗云
琰厭魅聖躬玄宗使人掩其履而獲之玄宗大怒引琰

詰責之琰頓首謝曰臣之罪合死矣請一言以就鼎鑊
然臣與新婦情義絕者二年于茲臣有二孺人又皆爭
長臣實不知有符恐此三人所為也惟三哥辯其罪人
及推問之竟孺人也玄宗猶疑琰知情怒未解太子已
下皆為請命囚於鷹狗坊中絕朝請憂懼而死琰妃即
少師韋湣女無子琰死後妃得還其父琰男女繁衍至
五十五人天寶中封為王者三人僕為汝南郡王秘書
監同正員僑為宜都王衛尉卿同正員僑為濟南王光

祿卿同正員寶應元年五月代宗即位捨琰罪贈其王位

鄂王瑤玄宗第五子也初名嗣初開元二年五月封為鄂王十二年改名涓遙領幽州都督河北道節度大使二十一年四月加太子太保兼幽州都督餘如故二十三年改名瑤二十五年得罪廢寶應元年五月追復

靖恭太子琬玄宗第六子也初名嗣玄開元二年三月封為甄王十二年三月改名湜封為榮王十五年授京

兆牧又遙領隴右節度大使二十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二十五年改名琬天寶元年六月授單于大都護十四年十一月安祿山反於范陽其月制以琬為征討元帥高仙芝為副令仙芝徵河隴兵募屯於陝郡以禦之數日琬薨琬素有雅稱風格秀整時士庶冀琬有所成功忽然殂謝遠近咸失望焉贈靖恭太子葬于見子西原琬諸子尤繁衍男女五十八人天寶中封為郡王者二俯為濟陰王太僕卿同正員偕為北平王國

子祭酒同正員

光王琚玄宗第八子也開元十二年封為光王十五年
遙領廣州都督五府經畧大使二十三年七月光王琚
儀王維嶺王灋壽王清延王泗盛王沐信王沔義王淮
等十王並授開府儀同三司皇子珪封為陳王澄封為
翌王漣封為旦王涵封為汴王陳王已下第四王幼未
授官並置府官寮屬其日光儀等十人同於東官尚書
省上詔宰臣及文武百寮送儀注甚盛俄除十五王府

元僚並未有府幕同於禮院上亦無精選其時琚兼廣州都督餘如故琚與鄂王瑤皇子中有學尚才識同居內宅最相愛狎琚有才力善騎射初封甚善玄宗愛之以母見疎薄嘗有怒言為人所構得罪人用憐之寶應元年五月追復官爵無子

夏悼王一玄宗第九子也母貞順皇后為惠妃見寵一生而美秀上鍾愛無比名之為一開元五年孩孺而薨玄宗追封謚時車駕在東都葬於城南龍門東岑欲宮

中舉目見之

儀王璿玄宗第十二子也初名維開元十三年五月封為儀王十五年授河南牧二十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兼河西牧其年改名璿永泰元年二月薨廢朝三日贈太傅天寶中有子封王者二人旣為鍾陵郡王光祿卿同正員健為廣陵王國子祭酒同正員

穎王璿玄宗第十三子也讀書有文詞初名灋開元十三年封穎王十五年遙領安東都護平盧軍節度大使

二十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名璲安祿山反除蜀郡
大都督劔南節度大使楊國忠為之副玄宗幸蜀令御
史大夫魏方進充置頓使先移牒至蜀託以潁王之藩
令設儲供玄宗至馬嵬方進被殺乃令璲先赴本郡以
蜀郡長史崔圓為副璲性儉率將渡綿州江登舟見綵
緣席為藉者顧曰此可以為寢處奈何踐之命撤去璲
初奉命之藩卒遽不遑受節綿州司馬史貴進說曰王
帝子也且為節度大使今之藩而不持節單騎徑進人

何所瞻請建大梁蒙之油囊為旌節狀先驅道路足以
威衆璈笑曰但為真王何用假旌節乎將至成都崔圓
迓之拜於馬前璈不止之圓頗怒玄宗至璈視事兩月
人甚安之為圓所奏罷居內宅後令宣慰肅宗於彭原
遂從歸京師建中四年薨年六十六輟朝三日子仲天
寶中封滎陽郡王授衛尉卿同正員

懷哀王敏玄宗第十五子也幼而豐秀以母惠妃之寵
玄宗特加顧念纔辟開元八年二月薨追封謚權安於

景龍觀天寶十三載改葬京城南以祔其母敬陵也

永王璘玄宗第十六子也母曰郭順儀劔南節度尚書
虛已之妹璘數歲失母肅宗收養夜自抱眠之少聰敏
好學貌陋視物不正開元十三年三月封為永王十五
年五月遙領荊州大都督二十年七月加開府儀同三
司改名璘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祿山反范陽十五載
六月玄宗幸蜀至漢中郡下詔以璘為山東南路及嶺
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節度採訪等使江陵郡大都督

餘如故璘七月至襄陽九月至江陵召募士將數萬人
恣情補署江淮租賦山積於江陵破用鉅億以薛鏐李
臺卿蔡垸為謀主因有異志肅宗聞之詔令歸覲于蜀
璘不從命十二月擅領舟師東下甲仗五千人趨廣陵
以李廣琛渾惟明高仙琦為將璘生於宮中不更人事
其子襄城王陽又勇而有力馭兵權為左右眩惑遂謀
狂悖璘雖有窺江左之心而未露其事吳郡採訪使李
希言乃平牒璘大署其名璘遂激怒牒報曰寡人上皇

天屬皇帝友于地尊侯王禮絕寮品簡書來往應有常儀今乃平牒抗威落筆署字漢儀墮紊一至於斯乃使渾惟明取希言季廣琛趣廣陵攻採訪使李成式璘進至當塗希言在丹陽令元景曜閻敬之等以兵拒之身走吳郡李成式使將李承慶拒之先是肅宗以璘不受命先使中官啖廷瑤段喬福招討之中官至廣陵成式括得馬數百匹時河北招討判官司虞郎中李銑在廣陵瑤等結銑為兄弟求之將兵銑麾下騎一百八十人

遂率所領屯于揚子成式使判官評事裴茂以廣陵步卒三千同拒于瓜步洲伊婁埭希言將元景曜及成式將李神慶並以其衆迎降于璘璘又殺丹徒太守閻敬之以徇江左大駭裴茂至瓜步洲廣張旗幟耀于江津璘與陽登陴望之竟日始有懼色季廣琛召諸將割臂而盟以貳於璘是日渾惟明走于江寧馮季康譙投于廣陵之白沙廣琛以步卒六千趨廣陵璘使騎追之廣琛曰我感王恩是以不能決戰逃而歸國若逼我我則

不擇地而廼戰矣使者返報其夕銑等多燃火人執兩炬以疑之隔江望者兼水中之影一皆為二矣璘軍又以火應之璘懼以官軍悉濟矣遂以兒女及麾下宵遁遲明不見濟者遂入城具舟楫使襄城王驅其衆以奔晉陵宵諜曰王走矣於是江北之軍齊進募敢死士趙侶庫狄岫趙連城等共二十人先鋒遊奕于新豐皆因醉而寐璘聞官軍之至乃使襄城王高仙琦逆擊之驛騎奔告侶等介馬而出襄城王已隨而至銑等奔救張

左右翼擊之射中裏城王首傷軍遂敗高仙琦等四騎
與璘南奔至鄱陽郡司馬陶備閉城拒之璘怒命焚其
城至餘干及大庾嶺將南投嶺外為江西採訪使皇甫
旼下防禦兵所擒因中矢而薨子傷等為亂兵所害肅
宗以璘愛弟隱而不言

壽王瑁玄宗第十八子也初名清初瑁母武惠妃開元
元年見幸寵傾後宮頻產夏悼王懷哀王上僊公主皆
端麗襁褓不育及瑁之初生讓帝妃元氏請瑁在於邸

中叔養妃自乳之名為已子十餘年在寧邸故封建之事晚諸王宮中常呼為十八郎十三年三月封為壽王始入宮中十五年遙領益州大都督劔南節度大使二十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名瑁二十五年惠妃薨葬以后禮二十九年讓帝薨瑁請制服以報乳養之恩玄宗從之瑁天寶中有子封為王者二人俱為濟陽郡王俱為廣陽郡王鴻臚卿同正員唐法親王食封八百戶有至一千戶公主三百戶長公主加三百戶有至六百

戶高宗朝以沛英豫王太平公主武后所生食逾於制垂拱中太平至一千二百戶聖歷初皇嗣封為相王食封與太平同三千戶長安中壽春王兄弟五人並賜實封三百戶神龍初相府與太平同至千戶衛王三千戶溫王二千戶成王七百日壽春王加四百戶通前七百戶嗣雍衡陽臨淄巴陵中山各加二百戶通前五百戶安樂初封二千戶長寧一千五百戶宣城宣城宣安各一千戶相王女為縣主者各三百戶衛王尋升儲位相

府增至七千戶太平至五千戶安樂三千戶長寧二千五百戶宣城已下各二千戶相府太平長寧安樂皆以七千為限雖水旱亦不破損免以正租庸充數唐隆元年遺制以嗣雍王守禮壽春王成器封為親王各賜實封一千戶開元之後朝恩睦親以寧府最長封至五千五百戶岐薛愛弟著勲五千戶申府以外家微至四千戶邠府以外枝至一千八百戶皇妹為公主者食封一千戶中宗女亦同其後皇子封王者賜封二千戶皇女

為公主者賜封五百戶咸宜賜湯沐以母惠妃封至一千戶諸皇女為公主者例加至一千戶其封自開元已來皆約以三千為限

延王玢玄宗第二十子也初名涓玢母即尚書右丞柳範孫也最為名家玄宗深重之玢亦仁愛有學問開元十三年封為延王十五年遙領安西大都護磧西節度大使二十三年七月加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改名玢天寶十五載玄宗幸蜀玢男女三十六人不忍棄於道

路數日不及行在所玄宗怒之賴漢中王瑀抗疏救之
聽歸於靈武興元元年薨天寶末封子倬彭城郡王秘
書監同正員倕平陽郡王殿中監同正員

盛王琦玄宗第二十一子也壽王母弟初名沐十三年
三月封為盛王十五年領揚州大都督二十年加開府
儀同三司餘如故改名琦天寶十五年六月玄宗幸蜀
在路除琦為廣陵大都督仍領江南東路及淮南河南
等路節度支度採訪等使以前江陵大都督府長史劉

彙為之副以廣陵長史李成式為副大使兼御史中丞
琦竟不行廣德二年四月薨贈太傅天寶末有子封王
者二人償真定郡王太常卿同正員佩封武都郡王殿
中監同正員

濟王環玄宗第二十二子也初名湓開元十三年三月
封濟王二十三年七月授開府儀同三司其月改名環
天寶末有子封為王者二人儼為永嘉郡王衛尉卿同
正員俛為平樂郡王光祿卿同正員

信王璿玄宗第二十三子也初名沔開元十三年三月封為信王二十三年七月授開府儀同三司仍改名璿天寶末有子封為王者二人終為新安郡王太常卿同正員倜為晉陵郡王光祿卿同正員

義王玘玄宗第二十四子也初名漣開元十三年三月封為義王二十二年七月授開府儀同三司仍改名玘天寶末有子封為王者二人儀為舞陽郡王太僕卿同正員倖為高密郡王宗正卿同正員

陳王珪玄宗第二十五子也初名渙開元二十三年七月封為陳王二十四年三月改名珪天寶末男女二十一人封為王者二人佗為臨淮郡王太常卿同正員倭為安陽郡王殿中監同正員

豐王珙玄宗第二十六子也初名澄開元二十三年七月封為豐王二十四年二月改名珙天寶十五年六月玄宗幸蜀至扶風郡授珙武威郡都督仍領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等路節度支度採訪使以隴右太守鄧景山

為之副兼武威長史御史中丞充都副大使珙竟不行
廣德元年十月吐蕃凌逼上都上將幸陝州自苑中而
出騎從半渡澁水將軍王懷忠遂閉苑門橫截五百餘
騎擁十宅諸王西投吐蕃至城西適遇元帥郭子儀懷
忠謂子儀曰主上東遷社稷無主萬國顛顛何所瞻仰
今僕奉諸王等西奔以副天下之望令公身為元帥廢
置在手何不行冊立之事乎子儀未及對珙遂越次而
言曰令公作何語何不言也行軍司馬王延昌責之曰

主上雖蒙塵于外聖德欽明王身為藩翰何乃發狂悖之詞也延昌當奏聞于上子儀又數讓之命軍士領之盡赴行在潼關謁見上不之責珙歸幕次詞又不順羣臣恐遂為亂請除之遂賜死天寶中有子二人為王佻齊安郡王宗正卿同正員佻宜春郡王鴻臚卿同正員恒王瑱玄宗第二十七子也初名漣開元二十三年七月封為恒王性好道常服道士衣授右衛大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十四年二月改名瑱天寶十五載從幸

巴蜀不復衣道士衣矣

涼王璿玄宗第二十九子也初名從母武賢儀則天時高平王重規女也開元中入宮中號為小武妃二十三年七月封為涼王二十四年二月改名璿初貞觀中高宗為晉王以文德皇后最少子后崩後累年太宗憐之不令出閤至立為太子高宗朝睿宗為豫王雖成長亦以則天最小子不令出閤及至聖歷初封為相王始出閤中宗時以譙王重福失愛出遷外藩衛王重俊為太

子入與成王千里等起兵將誅韋后故溫王重茂雖年
十六七竟亦居中先天之後皇子幼則居內東封年以
漸成長乃於安國寺東附苑城同為大宅分院居為十
王宅令中官押之於夾城中起居每日家令進膳又引
詞學工書之人入教謂之侍讀十王謂慶忠棣鄂榮光
儀頴永延濟蓋舉全數其後盛義壽陳豐恒涼七王又
就封入內宅二十五年鄂光得罪忠繼大統天寶中慶
棣又歿唯榮儀等十四王居院而府幕列於外坊時通

名起居而已外諸孫成長又於十宅外置百孫院每歲幸華清宮宮側亦有十王院百孫院宮人每院四百百孫院三四十人又於宮中置維城庫諸王月俸物約之而給用諸孫納妃嫁女亦就十宅中太子不居於東宮但居於乘輿所幸之別院太子亦分院而居婚嫁則同親王公主在於崇仁之禮院天寶十五載六月玄宗幸蜀儀王已下十三王從至漢中郡遣永王璘出鎮荊州至德二年十月從還京廣德元年十二月五日上都失

守有儀穎壽延盛濟信義陳恒涼十一王扈從幸陝州十二月從還上都璿之子天寶中封為王者一人仇瀘陽郡王殿中監同正員

汴哀王璿玄宗第三十子也初名滔開元二十三年七月封為汴王二十四年二月改名璿以其月薨

史臣曰前史有云母愛者子抱太子璿之廢有由然矣璿為元帥不幸遽薨豈天啓亂階何失衆望之速也永王璘父在蜀城兄居靈武不能立忠孝之節為社稷之

謀而乃聚兵江上規為已利不義不昵以災其身書所
謂自作孽不可逭也豐王珙因緣厄運竊有覬覦不慎
樞機自貽伊咎悲矣

贊曰螽斯之詠樂有子孫用建藩屏以崇本根讒勝瑛
廢恩移至尊盜熾琬卒情乖萬民口禍豐珙自災永璘
惜乎二肩不如仁人

舊唐書卷一百七

舊唐書卷一百七考證

廢太子瑛傳十年正月加元服其年玄宗又令太子詣國子學行齒胄之禮○沈炳震曰按玄宗本紀加元服在八年行齒胄之禮在七年當從本紀瑛有六男儼伸倩俅備倣○新書五男無倣

舊唐書卷一百七考證